

寒露已经过了，九月初九重阳了，霜降了，甚至立冬了，那从八仙花的花朵竟然还未全然地凋谢。是，它是萎谢了，低首俯就几乎委地，花朵之色早已驳杂，从粉蓝粉红粉白的粉嫩，渐渐色深、色芜，乃至如今已然无法确定颜色，花叶的边缘有如火烧过后的焦痕，可是，曾经花朵的形状就是在那里，就是不全然地离开，就是不好看也不回避，和也不那么沃若的叶子同在。

不 辞

宋 毅

本来也就是开花时看到这簇绣球，对，绣球又名八仙花，簇簇拥拥粉粉嫩嫩的，和春天不消说很配，和夏天也搭，轻盈之色减弱了孟夏之酷热。于是，每天早晨从厨房窗口必然要望望它，煮饭烧水时也习惯性地望一望，看它本分地粉嫩，是重建了粉嫩的纯粹，而不必涂脂抹粉或努力装扮。然而，也就是吾等单向度的凝望罢了。八仙花并不会介意谁在关注它，连院子的人发露都看不到，落地门是每时每刻紧闭的，偶尔窗帘半开，已经算是主人目光的眷顾了，八仙花完完全全野蛮生长，只不过围栏一截使之仿佛圈

养，实在是圈而不受养，唯有自疼自顾，以及上苍毫无偏爱的雨水阳光罢了。本来也就是随意地看看。家里不种花。曾经时弄过，茉莉月季米兰，栀子花石榴，然而心力精力所费不够，花总是开不好，不至如今已然无法确定颜色，是降温照顾不周而冻僵，就是盛放一季而终了，或者肥料浇灌等各种不妥当，无奈看着一盆好生生的花日复一日地朱颜改。大概暂时和养花无缘，那就不勉强了，只种些简单绿植，绿萝好几季了，有时切半截山芋开出绿叶，也能看很久。近年有送花上门的APP，也曾订过，价格不贵，每周一次快递送达，只是鲜花品种随商家组合。如此每周似乎也有个芳菲之期，不过数次下来，感觉花质一般，包装倒是一堆，塑料纸、牛皮纸、牛皮纸盒，还有麻绳小卡片之类，拆包、修剪，一瓶花，一叠废弃物，实在觉得不环保，就不再订购了。周遭绿草花四季应时，当然不如植物园温室丰盛，也是够了，好花不在多，每天看看就好。其他的花看过了，也看过了，不忙于心。曾经住在

一生悬命，是个日语词汇，意思是拼命努力。这次在日本，体会了一下这个词的语境。

一个日语词汇

卞建林

在热海住温泉旅馆，带早晚两餐。第一天的西式早餐好，第二天的日式早餐一般，因此第三天要求西式早餐。日本的西餐做得好，曾在鬼怒川一家餐馆吃意大利面，用花生酱代替芝士，别出心裁，令人难忘。

第三天的西式早餐还是好。菜式不重样，调料都是自己现做而不是外买现成的。服务员说，厨师为了让我们吃得好，不重复，付出了“一生悬命”的努力。虽然可能有点夸张，带点玩笑成分，听后感动，也有点受教育的感觉。

对自己从事的工作郑重其事，专注投入，让人尊敬。这样也容易从中得到乐趣，生命也会因此而充实。传苏秦读书困倦，以锥刺股，有点一生悬命的意味，不过苏秦这样努力是为了一己荣华，而厨师是为了素不相识的客人，为了技艺和工作。荣华随时枯萎，为他人，为技艺、工作则天地无穷。

热海给我留下记忆的是在山腰可以俯瞰大海的温泉汤池，高砂纯米大吟酿地酒，每晚旅店免费品尝活动上的五款梅酒，MOA美术馆的建筑和展品潇湘夜雨的水墨画，路边临海的小饭馆，牵涉男女情缘的逢初桥，还有这位未曾谋面的厨师。

咏味一生悬命这个词，等哪天字写好了，书后挂于壁上，当能令人不懈。



心里的那株桃花几年前销魂而去了，也就不那么让花草住进身心了（就是那棵像倪瓒画中的树也与之保持着君子之交，虽然每年冬天是必然常常去看的），免得挂心，也免得因挂心而心痛。

但，心无挂碍是修行之境，世间住，总有挂碍，还是牵挂了八仙花。看过它的最美，看过它一天的憔悴和衰，本来颇不忍看它的败，但几个月下来，恰恰欣赏它的败来，败得自然、应当、本分，败得不惆怅不伤感，败得甚至朗朗然。没人照料，无妨。乏人欣赏，无妨。自顾自地清丽粉嫩着，自顾自地衰微破败着，晚来风急，不必去敌，就落花色斑驳，就落花叶萎靡，一朵一朵凋谢着，不急不慢。

尝有诗言“日日花前常病酒，不辞镜里朱颜瘦”（五代·冯延巳），此处“不

辞”以“不避”解，窃以为更做“不惜，不关心”之解吧。其实不过正话反说也，伤春病秋，借酒浇愁，也不管镜子里的容颜究竟如何了？怎能不惜呢？真正是更惜了呢。春来秋去，“平林新月”年年有，自然更要惜了容颜春夏秋冬，所谓愁也算世事无常之谓叹。八仙花倒是真正“不辞”的，既不惜自身一朵花是娇艳还是衰败，也是“不辞辛劳”，定心做一株八仙花的本分，究竟如何运气，早已心甘情愿交给了空气、阳光、水。

也许因为这样的不辞，虽然八仙花的身体住在小小院落一角，它的内在却是不住的，既努力地开花，也安详地凋谢。不过，说到底这些也都是人之挂碍，人之所思罢了。如果植物会说话，也许八仙花也会抱怨无人看顾？又也许朗然一笑，飘然而逝？谁晓得呢。

如何究竟何必究竟。就陪它到最后，看曾经粉团团它到底几时彻底地零落成泥，几时埋下身子，猫冬，期待下一轮。

收获颇丰的2018年方才过去，机遇和挑战并存的2019年已然到来。站在这辞旧迎新的时间节点上，展望即将展开的新征程，我是思绪万千。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，最让我激动和期待的是，电影《贞观盛事》将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剧目登上大银幕。而20年前，京剧《贞观盛事》诞生时也正是作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庆贺剧目登台。

3D全景声京剧电影《贞观盛事》在2017年12月20日建组，去年6月26日开机，拍摄时正是炎炎夏季。虽然在摄影棚里每日战高温，但回想这段难得的拍摄时光，还是很让我怀念。剧组里，关栋天、夏慧华、陈少云等原班人马重聚一堂，就算每天工作将近10个小时，但大家都甘之如飴。



青岛俯瞰 (油画)

陈正瑜

近期，笔者从网上看到一份资料：据美国一份权威性的健康杂志经过调查指出，人类延年益寿的十一种方法中，占第一位的就是笑声，也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正的欢笑，它能使人的增强免疫力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姚周兄弟无疑是给人们带来欢笑与健康的大师级人物，他们精湛的滑稽艺术感染并影响了几代人，还将持久地保持着它的喜剧魅力。

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听着姚周的独脚戏长大的。三年困难时期，各高等院校的录取名额极其有限。我的母校南京大学，中文系1962年那一届只招40个高中生。要考上大学，只好刻苦攻读。那时候唯有打开收音机，收听姚周的独脚戏来缓解压力。比如：《各地堂信》《学英语》《广东上海话》《向我提意见》《小儿科》《宁波音乐家》《学评弹》等，听了情不自禁地笑得前俯后仰。大笑之后，神经松弛，头脑清爽，复习功课的效果就特别好。我考上南大，还得感谢姚周两位滑稽大师给我绷紧的神经松绑。有趣的是，姚周的独脚戏几乎百听不厌，即便熟悉到能说出他们每一句台词，仍想再听，听了还是大笑不止，真是回味无穷啊！

姚周独脚戏的风格：清新脱俗、隽永蕴藉、流畅诙谐、儒雅周正、雅俗共赏。他们上台表演，说一口上海话，雅、甜、糯，不温不火，笃悠悠，节奏快慢把握得恰到好处，该快则快，该慢则慢，放噱的效果特别好，让观众不经意间触动神经，开怀大笑。同样的台词放在其他演员嘴上就产生不了如此强烈的喜剧效果。为什么？笔者以为，笃悠悠的噱感，正是姚周内在的人品涵养、知识修养与儒雅气质的一种外化表现；双字辈的学生，如果不具备这些内涵的品格，即

使刻意模仿，也产生不了姚周老师的滑稽效果。记得1966年前，上海滑稽剧团在姚周的带领下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滑稽戏，如《笑着向昨天告别》《满园春色》等。1965年夏，该团去南京夫子庙秦淮剧场演出，那时候演员阵容强大，除了姚周，还有袁一灵，以及双字辈的年轻演员。我们几个上海、苏南籍的大学生，宁可放弃夜自修，赶上秦淮剧场门口等退票，连看两场大戏。这两台大戏洋溢着时代气息，笑料格调高尚，舞台上呈现出“一棵菜精神”，演员个个深入角色，人人有上佳表现。袁一灵一口气连珠炮似的台词，显示了他头脑的敏捷，激情与机灵，源于他对生活的观察与感悟，反映了他扎实的嘴上功夫，赢得一片掌声。上滑的群体风格决定了不仅需要姚周与双字辈演员，还需要袁一灵、林燕玉、龚伯康、严顺开等一批具有独特表演才能的演员。

滑稽戏的说与唱在其表演形式中是第一位的。说自然是指会说各地方言，演员不仅要学得像，更要学会用各地方言去表演人物不同情境中的不同情绪，注意用方言描摹各式人物的神态与性格。唱也是滑稽演员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，这方面未曾引起足够重视。如果一个滑稽演员在独脚戏中能学会多个剧种的几段经典唱段，或在大型滑稽戏中适当地化入新的唱词，就会让观众惊叹，并发出由衷的赞赏！可惜，今天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滑稽演员田丽丽那样会唱各地戏曲、各种流派唱段的太少了。新生代的滑稽演员，要善于从兄弟戏曲中汲取有益的音乐元素，来不断丰富自己的表演手段。上世纪50年代，大滑稽剧团的杨华生，主演《阿Q正传》，有一段绍兴大班把阿Q处决前的愚昧、癫狂，以及最后吓得魂飞魄散，唱得入木三分，都缘于他对绍剧的熟悉。

但滑稽戏不能经常使用这样的沪上小曲来应对，必须学会变化，适应新的时代潮流。今天以唱为主的独脚戏太少了，观众并不要求演员学得太多，每个剧种学像一段，唱出该剧种的专业水平，就不易了，一定会受到欢迎。

2019年，我希望能够继续沿着精准传承的路子，低调务实地培养我们的京剧接班人。做平常人，演不平常戏。

明起刊登一组：《梅花消息》。

妈妈的老年童心

居家(加)的日子之二十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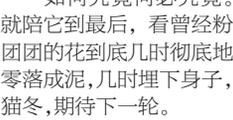
渐渐习惯了新的生活以后，我妈的好奇心就冒出来了。近80岁了，她的好奇还真吓了我一跳。虽说她不愿意一个人出门，但是在老家久了，就会经常站在窗前观望街上，就像看电影一看就是老半天。当然是站在百叶窗后面，不让街上的人发觉而感到别扭。我们几个邻居，凡在我妈窗前扫视范围内的，都逃不出她的观察。然后情报就传入了我的耳里。有时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听，都是隐私嘛。我为我妈开脱的理由是，她老人家实在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。

比如，斜对门俄罗斯老夫妻，只要老汉瓦尔特开车出门，窗后的台灯就亮着，即使他老伴在家，灯也亮着，那只灯只受控于瓦尔特老人。比如对门的迈克尔台湾人家，他家刚上大学的闺女，每次从学校回来都有汽车送到门口；家庭主妇莉莉原先不常出门，现在也有时开小妹妹开车带她出去。两个中学男女学生在街角分时分时接吻，都被我妈捕捉到了。“他们天天都在那儿亲嘴。”女孩子是亚洲面孔（刚开始我妈就认定是中国人，后来被我纠正，统一用亚洲人这个称呼），男孩子像亚洲人，但总穿着连帽衣服拉着帽子看不清。这些情况我原来都没有掌握。

我妈退休之前是军人，一辈子都在军队大医院和军队大院内，过惯了集体生活，身边来来往往都是人没有清静。这种生活给她带来的基本上是单调，一是看不到花边新闻，二是自己也没有怪癖，无论谁偷窥过来，都看不到奇特的举止。

我妈不固执，没有刻意的规矩，我也注意不过分要求她，凡事随她去。过了刚开始的一段适应性生活，她就跟着我们出去访问朋友，或者在家接待客人。我们来往的都是跟我们岁数相当的，没有老人，她在其中很显眼。她喜欢看新闻面孔，喜欢坐在旁边安静地仔细地听大家聊天，聊移民生活，夫妻纠纷，加拿大趣闻，以及国内的新鲜事儿。她不主动插嘴，也不想插嘴，大家笑的时候，她常常也笑得眯着眼睛。后来，遇上问到她，她竟然也侃侃而谈，像个老移民。有时大家不耐烦了打断了她，她还就要抓住某个听众把话讲完。她没有固定的谈话对象，谁愿意跟老人长时间攀谈啊。老人还是孤独的。好在隔三差五就有这样的聚会，她在温哥华干净懒散枯燥的生活节奏中，还有调剂的内容。

有一天我打网球回家，走到门口时吓了一跳，我妈居然一个人溜达出来了，而且门还没关上。“怎么不关门，妈？”“我就是出来一分钟。”“您有事儿吗？”“没别的事儿，那个男孩子刚刚走过去，我想看看他是哪家的。”我立刻猜到是那一对儿街角亲嘴的学生。我笑了，我妈还跟孩子似的这么好奇啊。直到写下这篇短文我都没见过那对儿孩子。怎么他们能引得我妈连家门都不好关就急急忙忙看光景呢。



做平常人，演不平常的戏

尚长荣

文化工程，启动实施第2批10部影片的拍摄，上海京剧院再次承担该项目的电影拍摄任务。

近年来，经典戏曲频频被搬上大银幕，获得不少荣誉和广泛认可。此前，京剧电影《霸王别姬》及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就分别获得“金·卢米埃尔”奖、第12届中美电影节“最佳戏曲电影”金天使奖、第10届日本冲绳国际电影节“最受喜爱的海外影片”奖等重要国际奖项。而去年，电影《曹操与杨修》还登上了第六届日本京都国际电影节。

以京剧为代表的杰出民族戏曲艺术，能够插上电影的翅膀，走向更

广阔天地，可喜可贺。尤其是能够将民族戏曲精髓通过电影的手法焕发全新魅力，这是最了不起的。戏曲本就是虚拟的艺术，而电影则是写实的，这虚实结合所呈现的戏曲电影展现了这种探索的卓有成效。爱看电影的我也曾悄悄到电影院里看过我们的戏曲电影，能够在现场感受到观众的投入和喜爱，这真是让人欣慰。

要说2018年另一个收获，就是借着上海京剧院与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结对共建的机会，新收了个徒弟，叫李永顺。说实在话，我收学生不多，主要还是比较挑剔，倒并非非是讲究天赋条件，虽然这也很重要，但我更看重的是品学兼优，尤其是德行。李永顺之前就曾多次来上海，跟我学习了《霸王别姬》和《牛皋下书》两出折子戏。我看好他能吃苦也爱钻研的劲头。

2019年，我希望能够继续沿着精准传承的路子，低调务实地培养我们的京剧接班人。做平常人，演不平常戏。

十日谈

新年新愿 责编:殷健灵